

# 抗美援朝精神，是我一生的财富

口述：汤曼琳  
整理：晚报记者 黄孝萍

1950年10月25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，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。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，90岁的汤曼琳作为奔赴过朝鲜战场的无锡籍女兵，回忆起往事仍思路清晰，“过往的一切让我永生铭记！”



瞒着家人去参军

我出生于1933年。爷爷汤子轩凭着手工制鞋技能，在无锡北门开设了“裕兴祥鞋帽店”，店里的鞋子价廉物美，在城区享有美誉。当时，我们家住在北门，拥有一幢庭院式楼房，生活不错。日本兵入侵无锡后，北门不少商店被烧毁，我们家的鞋店也未能幸免。

家庭突变，父亲在焦虑和辛劳中，不幸染上了肺疾，

很快过世了。当时母亲20多岁，我才6岁，下面还有几个年幼的弟弟。全家人租房生活，妈妈为了维持起码的生计，曾摆过地摊、做过洗衣工，靠替人缝缝补补谋生。

作为长女的我，渴望为妈妈减负分忧。1950年3月，初中毕业的我，在浓浓的革命气氛感召下，以及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影响下，和隔壁的小姐妹商量后，

毅然决定参军。唯恐母亲不舍和挽留，我在临行前并没有透露离家参军的消息，直到部队由昆山移防山东的第四天，才把一封夹着军装照的沉甸甸的家信寄出，报了平安。

1953年9月，我才寄出离家后的第二封家信。因为当时入朝抗美、部队调防、撤军回国都属于军事机密，不能透露相关信息。

## 风雪中前往朝鲜

1950年11月，我坚决响应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的号召，加入到入朝作战的队伍中。当时所在的部队是20军的教导团，这是一支由中学生、高中生和大学生组成的学生队伍。经过移防山东、东北，于1951年春节后，我作为志愿军的一员跨过鸭绿江，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。

铁皮车厢在风雪中抵达朝鲜边境——新义州，市内一片漆黑，我们对道路不熟，找方位、寻目标，摸索前行。由于先遣部队正迅速南移，我们也不得不快速行军，追赶前面的部队。烽火硝烟，万里行军的艰辛，真是一生中脱胎换骨的一次锤炼。

当时朝鲜气温在零下30—45℃，漫天鹅毛大雪，积雪一人多深，群山连绵、丛林密布、山坡陡峭、悬崖深谷，还要不断遭受“油桃子”（即美军轰炸机）的空袭。子弹不断在我们头上呼啸，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，我们披上白床单，与皑皑白雪融为一体，巧作伪装。后来，又改为傍晚出发，黎明宿营。

有时在滂沱大雨中行走，冷得直发抖。打前站的战友刚安排好的宿营地，当我们到达时，已被敌机炸成废墟，大家只能再继续行军另找驻地。衣服被汗水湿透了，被体温焐干了。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，大家头上、身上都染上了“光荣蚤”。



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|  
**世象微纪录**

“世象微纪录”致力于真实记录时代浪潮下的世象百态、人生百味，欢迎提供您自己的、熟人的精彩人生故事线索，一经采用，给予报料奖励。

电话：0510-88300000

也可关注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，通过“新闻+”菜单下的“新闻报料”提供线索。

微信号：jn88300000

## 敌机轰炸下历险

在冰雪山地中，行路非常困难。下到山脊陡坡上，有些地段不是路，而是沟，失足掉下山崖，不死也必残，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实在无路可行时，就卸下背包，当座垫滑橇，用戴着棉手套的双手撑住，一个跟一个滑下去。有一次，在急速下坡时，我左脚突被岩石“阻击”，瞬间钻心疼痛，无法站立。

离我较近的战友赶来搀扶我时，我已不能抬膝步行。在这封冻的荒山野林，且都是女生，我和战友们焦虑万分。巧的是政治部主任带着马匹，在警卫员、饲养员的陪同下徒步而来。得知情况后，立即搀扶我上马，还把棉手套紧绷在我的膝盖止血、防冻。一路上警卫员牵着马，饲养员扶着我，这般暖流让我的泪珠禁不住像泉水般涌出，这就是革命队伍里的战友情谊。

以后的两三天里，我无法跟上大部队的步伐。部队通过地方居民组织支援了一个类似于简易雪橇的

代步车，前面有头黄牛拉车，并有人带路。整个大地就像是个大冰箱，坐在犁车上那股刺骨寒冻，感觉真是难熬啊。第三天，夜色刚降临，转过山坳就是宿营地了。突然，头顶上的敌机朝我们俯冲而来，一颗接一颗照明弹此起彼伏，亮度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。不好啦，被敌机发现目标了！一阵机枪在周围炸响，战友用双手使劲拖我下车隐蔽，黄牛还在朝前走动。“别管我，快隐蔽，绝不能再赔上一个！”我很着急。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照明弹随即熄火，飞机逐渐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。

周围又恢复了一片漆黑，我们安然无恙。有惊无险地在宿营地一阵折腾，可把部队领导和战友们弄得忧心忡忡，因为估计我们该到了，却迟迟不见人来！看到我们后，山坡上几位男战友俯冲跑来，二话没说，把我从犁车上“拔”出，直奔防空驻地。那时，我的鞋子还埋在车里，但战友们唯恐敌机再次折返回来袭击。

## 成为了“白衣战士”

回国后，组织上选送我去南京军区医校学习三年，毕业后分配到军区驻皖当涂县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6医院”。1964年，组织上为照顾“家庭长期分居之困”的我，将我调回无锡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1医院”。我从护士到护士长，对院内训练受伤的士兵用心照顾。有人胃口不好，我帮他们向食堂申请特殊伙食，让他们吃上可口的饭菜；有人不开心了，就陪他们多说话；有人衣服破了，我也会拿回家补一补。我们之间就像家人一样，做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。

我多次被评为技术能手，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。退休后，我在医院留用了近五年，管理各种病案，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再为社会

做一点贡献。

前些年，每逢寒暑假，社区里的学生们会来我家。我和他们讲讲当年的故事，给他们上一堂红色教育课。这几年，行动不便了，几乎不再下楼，但坚持参与每年的助学捐款。

在朝鲜战场上受伤的患腿在我的晚年开始显现它的“威力”，要靠助力器才能在家中走上几步。我的腰也挺不起来了，左脚脚底变形，只能穿上家人特制的厚底棉鞋才能走路，即便夏天也是如此。但我仍深深怀念着那段岁月，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官兵友爱、上下同心、生死与共而创造的战斗辉煌。这些经历始终影响着我的理念，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，为党的事业真诚奉献！

